廣告價目

智育影院 六月廿一日起演 碎艇緣

大光明 六月廿二日起演 南海美人

民衆影院 六月二十日起演 羅克 大鬧跳舞場

大春秋

順中街長

新記

鑄成

笑笑笑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成都新聞

第肆壹陸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農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洋貳角 半年一元貳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和合拍賣行 行址：南中街

本行現有大批蘇雜貨底價拍賣歡迎參觀

中國美男子陳友仁之女

平兒譯

以中國標準美男子稱的陳友仁，固馳譽於外交界者，他有個女兒叫錫蘭，在民國十四年時，由俄人鮑羅庭介紹，得蘇俄東方中山大學校長拉迪克之特許，入該校肄業。

陳錫蘭女士，體格强健，十足的一個歐洲式小姑娘，對於跳舞一道，尤享盛名，因蘇聯自從革命之後，把舊有制度，一概推翻，——甚至以前所盛行的肉腿舞，絕跡已久，代之而興的，有所謂新派舞，以激發大衆狂歡爲宗旨，象徵與民同樂爲依歸，故此種新派舞，對革命色采，甚爲濃厚，陳女士熟習是舞，表情細膩，頃又獨創一種舞式，被俄人所傾慕，稱爲跳舞領袖，惟陳女士因種種關係，不敢多出活動，但出現之日，必萬人空巷，爭覩女士風姿，她的受人歡迎，也概可想見了。

陳女士現仍在俄，她居於俄國已經八年了，近年專心跳舞藝術，且以舞蹈家自命，現間卽將應歐洲某劇社之聘，赴歐表現，迨歐洲回來以後，或將便道回國一次云。

風流小生

第四幕 驚夢

今生折磨自招來。黃鳳蓮還滿風流債。三曹對案命追回。姐姐呀。記取望前脫苦海。爲妹昭雪幸歸來。（彩介）東方漸漸發白。紫青快快隨我回冥去罷。（二旦泣唱）欲訴衷腸時不再。姐姐呀！年年春社休忘奠我酒一杯。（二旦與彩旦急走下）（大旦介）紫青妹。紫青妹哪。（撲地下）（大旦於帳中叫介）紫青妹妹。你慢走哪。（作呵欠聲擡帳視介）呀。原來才是一場噩夢也。鳳仙自說。時才朦朧之時。忽見吾妹紫青歸來。他道黃氏鳳蓮。（四圍探視介）幸好媽媽還在睡覺。他道黃氏鳳蓮。不久惡貫滿盈。必遭凶死。叫奴與他堂上鳴寃。以便昭雪。夢味之事。須然未可濫信。但候機會到來。我亦應稍盡微力。正是怪力亂神雖無據。姑妄信之姑聽之。

（大旦下雜扮王湯元外

添演奚姮配

第六幕 逃借 續前

（正旦上對京）誰不講千里遠，歸家與妹辦奩，（坐白）命婦杜氏是也，夫主趙鞠明，官居少宰之職，月前在京接閱家書，知母親作主，已將妹子許與梅甲，喜期不遠，夫主素知梅家父子，無惡不作，怨姑嫂力太差，念在同胞之情，命氏回家趕辦嫁奩，只可惜一个才貌雙全的妹子，如何匹配紈袴子弟，氏身微爲妹子之意，看中奚生年少多才，不便明言，所以終日悶悶不樂，（未完）

扮張賈榮末扮李牛肉丑扮趙雜碎上）（雜唱）清早起來有月亮。（外唱）一年四季兩頭忙。（末唱）鬍鬚葱子配停當。（丑唱）天天都在要鑊腸。（未完）

▲談鴉片之來源

（老黃）

鴉片之遺害，甚於洪水猛獸，小則傷身毀家，大則亡國滅種，其害之烈，夫人皆知，查鴉片原名，罌粟，又名大烟，再曰阿芙蓉，而『阿芙蓉』一語，乃從阿剌伯語之譯音而來，其輸入中國，則遠在唐貞元中，彼時由阿剌伯商人輸送，至明中世乃由葡萄牙人專利，此物最初本爲醫院之用，至明季民間始有吸食者，清雍正七年，曾一禁止吸食，然卒無效果，至乾隆四十六年，乃有英國之東印度公司成立，源源輸入，以壟斷我國貿易特權，而印度孟加拉地方尤富於出產，於是輸入激增，吸食者日衆，嗣後我國政府雖數令禁止，亦視同具文，清道光湖廣總督林則徐憤鴉片之爲害，欲永絕後患，乃在香港焚燒英商鴉片二百數十萬斤，致引起鴉片之戰，結果，我國失敗求和，除賠償英國二千一百萬元外，並割讓香港，由是我國積弱日深，國運衰頹，不可挽救，今者吸烟及種烟者，愈見增加，大好錦繡山河，將爲鴉片之流毒，而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矣。

▲重女輕男

（皮斌）

吾國夫對於妻，有懼內等名詞，其甚者，一有拜倒石榴裙下，甘作妝台奴隸而不辭，而一聞河東獅吼，尤使懦夫魂飛天外，乾綱不振，女權斯張，苟非重女輕男，曷克臻此，男子有歸之稱，而女子每有天仙之目，昔賈寶玉亦有女兒是水做，男子是泥成之語，一則清如水，一則濁似泥，相去奚啻霄壤，亦足爲重女輕男之明徵，女子至商店購物，店夥必笑逐顏開，招待慇勤，惟恐不周，雖分文不購，而無絲毫之怨言，若顧客而爲男子，偶因貨價不合，動輒白眼相加，甚或惡聲加人，此屢司空見慣之事，豈非抱重女輕男之觀念者，當不致歧視若是也

……謎語……

我來寫幾個謎語大家解解悶吧

「一」初一初二初三「晶」

「二」長沙漢口湘潭「品」

「三」樓梯樓閣樓板「森」

「四」姑娘小姐丫環「姦」

「五」銀銅鐵「鑫」

「六」石英雲母水晶「磊」

「七」兄弟三人我居長「二」

抗日鼓詞 千秋美名（四）續

增榮

鼓子詞具通俗性，屬平民文學，其用淺言俗語，喜笑怒罵，上而國家政事，墨客騷人，下而街談巷議，樵夫牧子，舉無不可於此中發揮之者，且其寫性情，狀物態，描繪細膩動人，深刻婉轉，無微不至，令聽者如親歷其境，白頭老叟，百聽不厭，弱女幼兒，故吾人相信鼓詞有鼓舞，指導，獎勵，涵養，諷刺，等功能，可知其效用之大矣。（未完）

紀實滑稽 社會小說 社會怪現狀

【畫夢】 (166)

第三十四回 藕斷絲連商量避地 郎癡妾愛涕泣牽衣

小谷就向主人謝酒而歸。桐生道。你是早歸爲妙。不留你了。小谷與匆匆走到馬路上。雇車回轉。一路由西藏路進入靜安寺路。車過卡爾登影戲院。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只見斜刺裏竄出一人。向着小谷舉手一揚。嚇得小谷魂飛天外。只道是向他開手槍。不料是一個紙包丟在他身上。折開一看。是一張匿名信。包着一塊磚屑。只見匿名信上寫道。送個警信給你。若再姦占不捨。要請你吃衛生丸了。小谷一目了然是李老二寫的。便藏入衣袋中。那時街車已抵公館相近。便喊停車。車子剛纔停下。忽地迎面又拋來一個紙包。怕的一聲。正中小谷胸前。但覺一陣臭味刺人鼻觀。小谷忙叫看門印捕追拿擲糞人。却已影跡全無了。原來第一次是王大抛的匿名信。第二次是飯桶根根惡作劇。擲的米田共。當下小谷闖然入室。忙將馬褂脫去。自有女媽拿去洗滌。幸爾袍子上不曾污及。便怒冲冲走到房間裏。告訴素貞。素貞道。你打電話去請春帆來。商量對付之策。這種殺坯。不給顏色他看。不肯罷休。小谷悻悻然說道。這都是你去招攬來的煩惱。素貞很懊喪似的說道。這是我未遇着你以前的罪惡。要求你寬恕我既往。小谷太息道。此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你今雖已覺悟。無如惡魔只是和你纏擾不休。弄得我污穢滿身。阿要觸霉頭。素貞道。這是我累及你的。不要動怒。去打電話吧。小谷沒精打彩的下樓打電話到近西。但說又鬧出了亂子咧。大哥速來。春帆連忙雇車趕來。小谷迎入客室中坐下。把擲糞事詳述一遍。素貞聽得春帆來了。也就趕下樓來。共商對付方法。春帆道。寃家宜解不宜結。你們倆馬上搬往杭州。就算他們趕來找尋。地方大得很。一時也無從找處。小谷道。素貞你先行回杭。賃定屋子。寫信告我。素貞哭喪着臉說道。你還要等在上海做什麽呢。難道你忍心拋撇我了。

玉獅帶代訂預約處
南石橋錦章圖書局　總府街鴻文書局　春熙東路亞光文化社　東御街崇業印刷社

清汁豆漿　專門衛生
豆乳甘芳遍口　冷熱俱備
每碗售錢六百文　每個售錢二千二百文
祠堂街永興街口對

專教駕駛修理汽車續招二期生
地點東馬棚街廿一號　印有詳章備索

達生醫社
王靄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　牛皮癬　九子爛　羊大小瘡症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建南土漂煙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製造廠樓上黃金窖　本店特歡迎來賓試吸　售價南土每杯四千　三層樓上每杯三千　煙味純香並無南土雜質　敬請諸君試一試　便知言之非誣

小舞台
成都獨一無二戲園　本日唱演風流小生　座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白濁靈根丸
本藥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　五淋白濁　七日除根永不翻發　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　每一瓶定價大洋五角

玉獅帶書內招登廣告
本報所載玉獅帶早已膾炙人口初集不日出書茲特廉價招登廣告本書銷行甚廣如登廣告收效必宏茲訂書內夾頁半面六元全頁十元書面外後全十元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六回　坐山虎計賺滕金定　楊際昌火焚水月庵

這蕭方老賊，雖然武技高强，但現在已成甕中之鼈，縱有渾身武藝，也施展不得，沈尚書可回衙去，派一心腹，暗地將他們收拾了，說起來，也莫有人敢來尋根究底，一面太師可吩咐衛軍晝夜巡邏，以防不測，若遇着大安山的賊四，即行立地斬首，不用稟報，盧杞連連點頭，掉頭向沈謙道，事不宜遲，便請急速回衙，照看魏參軍的計策進行，務須將這老狗置之死地，以免他壞事有餘，沈謙連聲應諾，即忙起身告辭，打道回衙，看官至此恐怕要發生一個疑問，怎麼魏朝賢負氣先行，卻此時纔到京呢，原來魏朝賢因受甄隱奚落，心中忿恨，意在回京挑撥是非，行至潼關，被魏鵬舉留住，要作平原十日之飲，並甄隱在潼關要殺盧霸林的事，述說一遍，魏朝賢聞言，好似一瓢冷水澆頭，心想世子尚且如此，我這仇恨，休想報復，否則在太師面前，提說此事，反討莫趣，因之便在潼關，逗留不前，直到楊際昌大兵開回，方才一路進京，這才聽見蕭方之事，心裡更加懷疑，又證以鄭蒲二人，雖然擒回，卻關在魏隱宿房之後，並不審訊，反百般優待，據此以觀，甄隱確有私通大安之嫌，並且鄭蒲，驍勇無敵，彼一把羽扇，有好大力量，竟將二人，攝下馬來，現在事過境遷，又處在一地，我到要設法，當面試驗他這扇子，若果搧倒別人，這就不說，否則才叫你這小子，認得我魏朝賢咧，想罷便將此意，向楊際昌細述一遍，楊際昌大喜，兩人商量停妥，當即進行不提，沈謙在路上又反復籌劃，到了刑部衙門，下轎入內，沈謙使吩咐家人，速往外面去看看，護獄官滕蛟，可曾銷差，不一時，家人便轉來稟報，說滕蛟已經病愈銷差，沈謙擠着一點道，傳他進來，那家人應聲即退出，外面巡邏的侍衛，便高聲叫道，傳滕蛟，滕蛟正在和同事談笑，聽說上頭有事，慌忙整了整頭巾，隨着家人，一同到內廳來，沈謙見滕蛟頭戴丁頂青緞六角巾，紅絹打了個英雄結，穿一件紫緞夾襖，青紬裩袴，足登薄底緞靴，腰繫絲帶，外罩鶴氅，雄眉劍眼，滿臉春風，比未病時，越發英武些了，沈謙便命家奴看座，滕蛟拱手道，大人在此，卑職不敢越禮，沈謙道，不用過謙，大家坐着好談話，滕蛟只得坐了，沈謙道，前兩日海千歲送了四名大安賊徒過來，你可知道，滕蛟道小的方才銷事，還未知底蘊，沈謙道，因此四名賊徒，俱是屢拒官兵的悍匪，本部堂本意問出口供，立即處以大辟的，又殊知魯妃生了太子，皇上有召大赦天下，但大安羣賊，狡猾異常，倘若不急於處理，遲久必然生變，本部堂傾奉盧丞相面諭，暗地將這四個賊囚毒斃，以爲天下人民，除一大害，但這衙中的人役，大多浮躁不實，本部堂因見你平日作事細心，人也還伶俐，所以在盧丞相面見，力舉你去辦這件差事，不知你願去不願去，滕蛟趕忙站起身來，向沈謙說道，大人這番好意，縱令小的去蹈湯赴火，小的也不敢推辭的，何況這是辦差事呢，不過據小的想來，這大安賊子，平素都在外面爲非作歹，殺人劫物，這酒中放毒，菜中放砒，他豈有不驚覺的嗎，設或被他看破，豈不是畫虎不成反而類犬，沈謙一聽這話，想道，着着，蕭方老狗流落江湖多年，豈有不知此中情弊的，並且這些狗子，俱擅長武技，久走江湖，他都在使毒藥害人，我又怎能害他，沈吟了半晌，便問滕蛟道，你可有妙策，說來大家商議，滕蛟道，若依小的愚見，將這四個賊徒，另關一間房屋囚禁，小的前去補盜，捨得有點五鼓雞鳴斷魂香，與迷魂藥餅，揀一個晚上，神不知鬼不覺的，

繡像大字精印平裝
發售玉獅帶預約啓事
本報玉獅帶初集現已付排，茲將印行預約辦法，列下
(一)紙張　用上等新聞紙
(二)大字　用四號字排印　如(玉獅帶)三字大
(三)文本　本報小牛大
(四)評序　教授五位名流　全書逐回評序
(五)繡像　初集出場人物　提要繡像有三十餘圖
(六)精裝　書亮厚紙彩印　平裝一厚冊
(七)價值　初集定價一元　四角預約歡迎讀者折　本與收半價
(八)預約期限一月　出版定下月底出書

懺悔之歌

強魂

佛號鐘聲。宣揚中土。祈禱世界和平。請命於天。穰國內災患。善哉善哉！某雖未受沙門之戒。不敢辭匹夫之責。謹效棉力，特賦懺悔之歌。

我聞諸世尊。慈悲以爲本。東土羅刀兵。蓮台應不忍。何以一彈指。千里失自省。豈是供養衰。而今佛心很。設壇前致辭。乞憐衆生苦。昔者食餓虎。捨身猶溺隕。況此四萬萬。脂膏日銷損。願施大法力。普渡慈航穩。一願有餘糧。倉倉堆高囷。二願弱國強。敵人餓病殞。三願大歡喜。滿眼俱肥遯。世界更爲公。□歸昏混沌。行當勸天下。香煙須勤懇。換讀貝葉經。金身加繪衮。答茲再造恩。了矣一朝忿。聊作無厭求。拈花莫微哂。

死明星之代價（續）

柳青

……如何……

柳青死後。其父曾一度宣言擬控告該公司。謂該公司亦經其同意。而誘其女服務。今其女竟因而死。非訟之於官不可。其知是曉曉。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無非欲大中之厚予一筆撫卹金而已。迺此事雖經騰載。惟不久便歸沉寂。其結果若何。迺無知者。最近聞諸海上歸人言。去歲除夕前四日。柳青之父收受大中撫恤柳青之現金三千元。其欲訟大中之初心。遂根本撤銷。而大中予以三千元之厚卹者。則初聞柳青之父。有進行訴訟之意。即遣人向柳青父疏通。免纏訟。柳青父初索二萬七千數百金。其標準謂柳青之月薪一百元算。至四十歲止也。幾經說項。始允一次過予以三千金現洋。便算了事。柳青一代朱顏。芳名噪於杭市。乃其歸宿之代價。不過三千現洋。嗚呼。愴矣。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九六)

第十五回　牛兒哭訴親王府　校尉捉拿龍寶山

況於慌亂之中，想不出什麼好主意，當時大家分開，七手八脚的各將金銀細軟，各收拾了一包，牛兒搶着先將主人奪得的那顆夜明珠，揣在懷裏，然後再收拾別的，還未收拾停當，門上的已是進來把水，說方纔有府衙差人到來，問牛二爺呢，牛兒聞言，即對衆人道，如何，衆人一聽，更加慌了手脚，祇得草草收拾，多取財帛，少拿物件，女先男後，紛紛由地道出城而去，牛兒牽着幾名心腹，素來膽大，敢作敢爲的，分布前後左右，同時放火，一會兒已是烟霧迷漫，烈火騰空，刮刮雜雜的燒將起來，原來暴武揚自從造金鑾殿之後，也自知閉門做皇帝，恐被人察破，不是耍處，故此在金殿後面，掘有地道，通至城外，離城十里，米家集，在那隧道的盡頭，特意蓋造一所大莊院，瞞哄着外人，說是雲中龍家的產業，那雲中龍乃是暴武揚心腹，也和牛兒一般，鬼計甚多，兼曾幾手三脚貓的拳術，故此暴武揚命他出面，鄉下老百姓，果然被他一手遮天，瞞得天昏地暗，絲毫不知，至於那些掘地道的工人，却也如去泡製，和對付那些造金鑾殿的工匠，一樣看待，因此消息無人知道，牛兒當時同着衆人，由地道中出城，照着原定計策，大家朋分了財帛，勞雁分飛，各自西東，有那不怕事的便都聚着不散，前往海州板浦地方，和當地鹽梟土匪，合夥去了，準備日後有消息時，再出頭露面，給王爺辦事，牛兒同着雲中龍商量，房屋燒燬，恐怕有人在瓦礫場中，發現破綻，此處也很危險，須及得早想法，雲中龍說牛二爺，你放心這裏的事，自有小弟安排，乃是件極易之事，只要我明日將這地道，用泥土給他塡塞了，另在離城不遠的亂葬坑上，開掘一條出路，做個疑兵，反正在莊上的人，全是暴府打手，牛兒大喜道，如此甚好，